

## 落地

約莫一小時又三十分鐘，飛機跨越黑潮，降落浦東機場。

確知著陸，解開安全帶扣環的金屬聲紛紛響起。大家不假思索從座位下方抽拿包包，掏出手機，疏通正在冬眠的通訊系統，LINE、微信、電話鈴聲在機艙內此起彼落，人們又開始活絡。

我打開手機，畫面右上方的電信公司已從中華電信變成中國聯通。不久手機震動，是陸委會的簡訊，提供急難服務專線。出國前，身旁好多人分享過搶劫案例，他們像在我身上安裝雷達，因此簡訊裡「急難」二字，讓我微微不安。

從機艙到入境大廳，不長不短的距離正好讓異鄉客消化不安的心緒。我喜歡那樣一段路，透著玻璃窗去想像異地，準備應對的心情——選擇稀釋掉不安呢？還是轉化成更加嚴謹的護衛機制？

來到邊檢處，穿著綠色制服的海關人員坐在裡頭，隔著玻璃窗，他們把台灣護照推回來，只認台胞證。然後手持印章，用力在本子上砰地蓋上入境日期，俐落將

本子闔上退還。我打開本子，看著那枚紅色戳章，耳邊響起捲翹中文，抬頭瞥一眼說話者裝扮，與台灣人極為不同。雖同屬華語圈，我已覺察他與我、這裡與那裡的差異。這刻，人才踏踏實實的覺知自己已經在中國了。

我惴惴地拖著行李箱走進入境大廳，按學校通知書指示，在集合預定地等待。初訪異域，還沒側防扒手，倒先打量起身邊絡繹的年輕旅客，猜測誰會跟我一樣是復旦大學交換生呢？尋找同伴的群居意識，比隔離人群更重要，特別是此刻。但經過的人怎麼看都像交換生，怎麼看也不像交換生。

十五分鐘過去，一個個兒不高、背後背包的男子匆匆馳來，雙手持握一張A4紙，上頭寫著：復旦大學交換生。像某組織暗語，知道的人一眼就懂。年輕人見了，紛紛拖著行李箱聚攏過來，這才認出剛才穿梭我身邊的人，好多都是交換生。

男子是專門負責處理港澳台學生事務的Z老師，他從文件夾取出單子開始點名。直到全員到齊，領我們到大廳外搭接駁車到學校。

一行人再度拖起行李箱，箱輪誇拉誇拉地磨著拋光地板，聽得出來每個行李箱都重得不得了。半年的生活，怎麼塞入航空公司規定的重量限制裡？後來，我知道交換生們幾乎沒半個人遵守規定。對於未來，我們不怎麼放心。我回憶出門前，在家裡掂秤行李箱一遍又一遍，捨不得地從箱底取出一罐洗髮精、一瓶隱形眼鏡藥水，才勉強降低些許重量。父親看出我的不捨與不情願，塞了幾張美金給我，預備

罰錢用（料想地勤小姐曉得交換生的不得已，通融超出的三公斤）。事實上，就我知道的，自己不算誇張，有人甚至帶來半年量的洗衣精，有人攜來半年分的奶粉和餅乾，有人運來半年的中藥粉與補品，各式各樣的物資被壓縮放入行李箱內。於是有人被罰錢了，有人偷渡一個已超重的手提行李箱上飛機，有人向其他乘客借公斤數，出盡各種招數。但那些都過去了，現在我們的行李箱正遲緩滑動，它們誇拉誇拉地流洩出異鄉人的焦慮與欣喜。

Z老師在接駁車啟程後發下簡易的入學資訊、行事曆和校園地圖，迅速告訴我們重要事宜、入學流程，譬如住宿、辦理學生證、延長簽證時間、開通銀行帳戶與手機通訊等等。聽著聽著，我們分神了，因為Z老師的口音完全不似我們對中國人的印象——卷舌到位、說話鏗鏘，反倒近於台灣人的軟綿語調。

問了Z老師，他是道地的上海人，從小住在復旦大學附近，大學念復旦，畢業後的工作地點還是復旦，這輩子沒離開過那區塊，也不想離開。青春期的孩子不都成天想遠離熟悉的家鄉嗎？他方如此夢幻，如此浪漫。可是Z老師就是不想。往後我聽一個廣州女孩說上海人自恃自己是上海人，他們不會想去其他省，嫌人家落後。又往後，我聽好多外省人都這麼形容上海人——市儈、涼薄。若中國是一塊靶的話，上海絕對是紅心。

然而，上海到底是什麼樣呢？

車子正緩緩駛離高架橋。窗外是整齊劃一的社區高樓，樓外披掛掛掛衣物和床被。每隔一段路便能望見石橋與垂柳。我目定窗外，獵奇觀覽上海給予的驚喜。

車子最後停靠在武川路上。這裡是復旦大學的北區公寓，正對上海財經大學。

我們再度拖起行李箱，來到辦公室辦理住宿手續。據悉，所有港澳台交換生都集中在四十一號樓，男女混住，男生集中住樓下，女生住樓上。

如若以前人看榜單，大家簇擁牆壁前，從那張宿舍名單中找尋自己的姓名和房號。目光穿越人頭縫隙，從密密麻麻的字林間，總算看見：徐禎苓，七〇一D。我憑著數字揣測房間，應位居七樓、第四個房間？以此樹枝般岔出幾個小問題，比如四十一號樓有幾層樓、長什麼模樣？七〇一又是怎麼樣的地方？

我們排隊向承辦人員接取房門鑰匙和鎖片，一行人再度路過人工池、公共澡堂、食堂，抵達四十一號樓。

如同一般小社區，這裡沒有寬闊的門庭。我們必須取學生證就著門側感應器開鐵門。門開之後，才知道那是一幢沒有電梯的七層樓公寓。

學校請來幾名搬運工幫忙大家運行李上樓，我跟著工人一起氣喘吁吁攀上七樓。在門把凹槽裡插入鎖片，扭開七〇一的第一道木門。入眼簾的是大區公共空間，兩張桌、幾把椅、一個雙層櫃，左側為衛浴，右側環著四個房間。好似打開俄羅斯娃娃，一層套住一層。

打開編號D的房門，陽光灑在空蕩蕩的床架、書桌和衣櫃上，不大的坪數，恰能容納這些簡易配備。我把氣窗下的鐵栓拉開，輕推掩緊的白門，門後是一方陽台。

我的室友進來了。她叫C。

我們把行李擱著，一同下樓至儲藏間，拾掇前人留下來的枕頭、床墊與棉被；幸運的話，前一學期的交換生還會留下文具、生活用品給後來的人，得以省去一筆開銷。大家挑挑揀揀，尋找一個尚且乾淨、舒適的寢具，只要能撐過半年就好。而半年，就讓我們這一天忙昏了頭。

C和我從人群中隨意邀約另外其他不認識的交換生，打算招輛計程車，一起上鄰近的小市區五角場採買民生用品，顧不得在台灣我們是不是閉俗、害羞的人，或者認識別人有多被動，現在都不得不暫時放下，因為這裡不是台灣。

二、三〇年代的五角場被稱為小上海的南京路，穆時英的小說〈黑旋風〉這麼描述著：「五角場可真夠玩兒的。中間是一片草地，那兒的玩意兒多著哪，有賣解的，瞧西洋鏡的；菜館的對面是影戲院；電車、公共汽車繞著草地駛；到處擠滿了人力車，偷空還來兩輛汽車，腳踏車；到了三點鐘，簡直是擠不開的人了」，附近的大學生都來逛街湊熱鬧。

現在的五角場依然熱鬧，承續民初小市中心的調性，百貨公司、電影院、餐

廳、賣場林立，唯一差別大概是草地變成地下街，通往商城與地鐵。我們草草在食品公司用過餐，便到鄰近的沃爾瑪採購。不在台灣，但現代賣場已悉數規格化，列架、擺置大抵與台灣無異，讓我們玩味的，落在物品名稱。我們喚馬鈴薯，他們叫土豆；我們稱番茄，他們說西紅柿；又或者全部漢譯的舶來品名稱，Sony是索尼、UNIQLO即優衣庫、STARBUCKS為星巴克、SUBWAY是賽百味，這種殊異感推我們跌進音譯的漩渦裡，所有熟悉的店名忽然都陌生起來。還有一處有趣的，賣場把台灣商品歸入進口區，於是商品被歐美日韓貨包圍，「台灣」的位子突然饒有意味。

晚上，宿舍的人們攜著大包小包折返四十一號樓。回到房間，大家紛紛灑掃，把行李箱的東西擺入櫥櫃、書架，彼此好奇互看對方帶了什麼來。事實上，這些東西往往反應一個人對地方的想像。大概只有我盡帶一堆可割可棄的破舊東西，磨損的鞋、退流行的衣物……，物件少，留白多，就算予人酸窮俗氣的樣子，就半年而已嘛，用完即丟，沒有留戀，也不在乎。

就寢前，我們開始鋪整床鋪，才詫異剛買來的床具組，裡頭的床單僅是一塊大型布料，和台灣賣的床包不一樣，那下襠沒有鬆緊，得憑藉個人「包功」，將布裹住床墊。我和C面面相覷，但兩人實在累癱了，不管了，倒頭睡下。

想來，若不是半年的異域生活，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落地一點都不簡單。